

长篇小说

三

大江大河

全景展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变迁

深度揭示历史转型新时期平凡人物命运

阿耐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长篇小说

三

大江大河

全景展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变迁

阿耐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江大河. 三 / 阿耐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6

(大江大河四部曲)

ISBN 978-7-5596-2044-6

I. ①大… II. ①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7235号

大江大河. 三

作者: 阿耐

责任编辑: 徐樟

选题策划: 读客文化 021-33608311

特邀编辑: 尹舒慧

封面设计: 所以设计馆 蒋咪咪

版式设计: 黄巧玲 余晶晶

责任校对: 绳刚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600千字 700毫米×990毫米 1/16

2018年6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5次印刷

ISBN 978-7-5596-2044-6

定价: 320.00元(全四册)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7681002(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1994年

18

雷东宝在这个春天的清明时节，照旧给宋运萍上坟之后，两脚一拐，拐到老书记的坟前。

因为老书记以前死得不明不白，他家人虽然闹过一次，可终究这事不是见得天日的，他家的人此后一直无法在村子里抬起头。因此清明自然是赶个星星还挂在头顶的黎明，赶在众小雷家族人面前把坟上完。因此雷东宝到老书记坟前的时候，坟头新土已垒，杂草已除，蜡炬成灰。

雷东宝才刚站住，韦春红已经随后跟来。韦春红见雷东宝俯身细看坟碑，不由奇道：“咦，你当是逛街啊，谁家门口都串串。”

雷东宝摇头，自言自语地嘀咕：“乙丑……一九八五年，八五，八六，八七……”雷东宝掰着指头数了会儿，倒吸一口冷气：“都十年啦，呵，十年。”

韦春红不解，但她挺迷信，当着人家坟头她就不问了，等雷东宝在坟前规规矩矩拜了三拜，两人一起走到山脚下，韦春红才轻问：“谁啊，族里长辈？”

雷东宝摇头：“老叔，我之前的大队书记。”

“那他去那年年纪还不大啊，生病？”

雷东宝还是摇头，可欲言又止。这会儿韦春红却想起来，一拍手道：“我知道

了，以前这事还真全县都知道。看起来你们小雷家村的书记位置不好坐，谁坐谁翻船。”韦春红说着，忍不住抬头瞟向刚才遇见现任党支书雷士根的方位。

“对，邪门。”雷东宝听着点头，这时一路都是村里人络绎不绝地上山下山，不断有人与雷东宝打招呼，雷东宝都没法跟韦春红细说。他似乎有很多话想说，可又说不出口，他站在老书记坟前的时候心里很多感慨，他不知道他今天在做的一些事放到十年前，他当时做不做得出，他做出的话，旁人又如何看待他，他怎么看待自己。他也不知道老书记十年前的事如果放到今天，老书记还会不会羞愧地走上绝路。也很可能老书记换作今天就不用做出伸长指甲的事，因为今天的分配他已经有意识地做了侧重，老书记既然能得到应有的一份收入，又何必为了儿子结婚绞尽脑汁贪公家的。他站在老书记坟前的时候，隐隐觉得老书记当年有些冤，他当年似乎不应如此赶尽杀绝，做出大动作的处理。

路上一直人来人往，韦春红因此到家才问：“以前听说老书记贪污，贪好几万？”

雷东宝摆摆手，道：“别提了，这点子钱，放现在跟毛毛雨似的，那时候人眼里揉不进沙子。”

韦春红没放过雷东宝，瞅着婆婆出去，小声问：“你处理的？肯定你处理的。”

雷东宝白韦春红一眼：“操，不说闷死你？”可心里闷闷的，好多话憋在心里想说，看韦春红冲他狐狸精似的一笑，转去厨房，他忍不住跟了进去，闷闷地道：“社会变很多了啊。”

“人也变多了。以前这事谁都恨，现在捞得着是本事呢。今早吃饭早，再吃个清明团子吧，我一起给你热了。”

雷东宝没听见似的站着发愣，愣了会儿，就转身出门了，抛下一句话：“我上班去，你自己回去，路上小心。”

“吃了再走，中饭还早呢，别半路饿死。”韦春红追着出来，拉住雷东宝坐下，给他倒一杯茶，才又折回厨房。她准备离开小雷家后去前夫坟上走一遭，但这就不跟雷东宝说了，说不说都一样，雷东宝又不可能跟着她去拜她前夫。不过她刚才倒是去宋运萍坟前拜了，这还是进雷家门后第一次，雷东宝这回让她去，她也是诚心诚意地去。拜的时候她暗祷宋运萍保佑她给雷东宝生个儿子，虽然她自己也知道，这个指望非常渺茫。

雷东宝喝茶吸烟，再想起老书记，心说如果照过去的标准，他现在是比老书记还坏，估计士根现在看他，是又生气又无奈吧。可是他这不也是大势所趋吗，要再跟以前一样，还有谁跟他干，都肯定学着忠富跳出去单干了。这世道，真是越来越说不清楚。

雷东宝闷声吃了清明团子，与韦春红一起出门，去往工地。工地上面，新车间的框架已经搭出来，上面屋顶也已经做好，这一套现在都做得熟门熟路，不需再找工业设计院绘什么图纸，雷霆公司自家的工程师能就着原图纸把工程做出来。当初村里出钱送孩子们去读大学，到底还是读出点花头来了，现在一个个都能派上用场。工地上现在一边砌墙，一边安装行车，车间地面的设备基础则是处于保养期。一切都有条不紊，但这回一切都不是在正明指挥下开展，而是另有其人，是小雷家的后起之秀。雷东宝年后无视正明的不快，将指挥权交给新人。新人得到指挥权则是欣喜若狂，知道这是他们新人的机会，因此那么一帮新人齐心协力，出谋划策，由一个在外地合资公司干过一年技术员的新人统筹，有机安排安装计划，使车间土建和设备安装一起上，据说这叫立体施工。新电缆车间工程竟然做得有模有样，进展迅速，让雷东宝很是欣慰。

他到现场看了会儿，便走开不管了。他相信那些新人肚子里都藏着一股劲，不需要他催，不需要他骂，这些人自是拼命地想做出成绩向他献宝。

到了办公室，见正明和红伟都在，似乎是等着他回来的样子。雷东宝看看红伟，伸手一把抓乱红伟的头发，道：“你喷多少摩丝啊，头发都硬得火柴棍一样。”

“这叫发胶，喷摩丝的是正明，你看正明头发还绕出个圈圈，比娘们儿还娘们儿。书记，中饭让吃吗？”

“吃你自家，你又不是外人。”雷东宝坐下，看看两个手下一个刺猬似的头，一个大盖帽似的头，越看越难看，只好当作没看见，对红伟道：“祖宗大人拜了？”

“拜了。书记，刚见你在老叔坟前拜，大家都说你念旧。”

“念个屁旧。说吧，留下来有什么事。对了，十七日晚上你回小雷家住，我们新设备定位后打算拜一拜，你也参加。”

红伟惊愕，看看也同样惊愕的正明，伺候着雷东宝的脸色，道：“你以前不是说不搞迷信的吗？”

“都在搞，我听他们小家伙说，合资公司香港老板更相信。你看人家钱赚得那么好，我们也学吧，别把神仙菩萨往别处赶。说吧，红伟，你现在没事难得来村里。”

红伟又愣愣地看了说得煞有介事的雷东宝会儿，才说出自己的事。“省电缆的合资下来了，他们行动很快，立刻从国外进口设备，听说做出来的那种型号电线以前全靠进口，全是用在高级微机上面。听人说，老外看中的是省电缆工程师多，能动脑筋开得动外国设备。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倒是不用愁了，我们的销售客户不是同一类。”

“好消息。”雷东宝立即肯定。但随即埋怨，“听说他们现在大学生为了留省城落个省城户口，什么小国有都肯去，街道工厂都有人打破头想挤进去，省电缆算是好的，里面的大学生还能不多？你看小辉那儿招人，每年进两三百个大学生，只有我们村八抬大轿抬出去都没大学生来，想要大学生还得自己出钱培养。正明，你说，我们能不能做这种微机用的电线？”

正明道：“有次展览会我见过，恐怕这玩意儿太高深了，不知道里面铜丝的成分是不是与普通电线不同，靠眼睛看不出来。要不问问那几个大学生？他们懂得多。”

雷东宝道：“你别酸了，他们懂得再多也没你看得多，现在有展览有会议，还不都是你占着名额。这事我看我们得做起来，正明，你负责现在开始调查，除了我们在做的，还有省电缆准备做的什么微机专用线，我们这一行还有些什么线什么缆，你都调查出来，列个表。什么设备国内能生产，原料国内能买到，我们又还没有的，我们上。他们省电缆盯着一条微机专用线，我们就大而全，只要有客人来，啥都能在我们这儿买到。”

红伟看看雷东宝，但是没说，听着正明说雷霆公司缺的还做些什么什么产品系列。等有人跑来叫走正明去听电话，红伟立刻起身将门倒锁，对惊讶地看着他的雷东宝道：“书记，我正是要跟你谈这个来的。这回看他们省电缆合资后走这条路，我想了很多。你说老外都精得很，为什么一上来就上微机专用线的设备？他们现在有钱，他们完全可以做足系列，压低价钱，把我们一些野鸡部队的厂子都打死，可他们为什么要走另一条别人从没走过的路？”

雷东宝毫不犹豫地：“这种线国内没有，价格能卖得好呗，弄不好还能出口挣外汇。”

“对了，书记。但是为什么他们的线能卖出好价钱，为什么国内没有？我想来想去，最关键的问题在这里。一条，他们设备稀罕，外国人自己带进来；另一条，他们设备贵，我们寻常还买不起，就算是买得起，我们这种乡镇企业也别想批到外汇；再一条，他们有一抓一大把的人才，这些人才都是正规大学出身，比我们的不知高明多少，他们做得出的东西我们做不出，你看正明说的，就算是他看到了他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就是这么回事。”说到最后的时候，红伟有意压低了声音，到底是背后说正明不足，“书记，你说省电缆有这些优势在，他们又何必跟我们肉搏挣点苦哈哈的小钱，他们乐得又舒服又挣大钱，把肥肉吃完，扔一块肉骨头给我们那么多厂子争着啃。可是我们呢？我们去年刚把大家都买得起的最小一套设备放弃了，我看我们很快就得放弃第二套、第三套设备，很快，你信不信。他们靠着第一条设备挣钱，很快就能存下钱来买第二套设备，到时候我们很快就得淘汰现在的有些简单的设备……”

雷东宝听到这儿，长长地“噢”了一声，伸手按住红伟的胳膊，让红伟暂停别说。他想了好一会儿，哈哈一笑，道：“红伟，你要批评我，直说了，绕来绕去做什么。好，我承认我说错了，不应该说所有系列我们都做这种蠢话。”

红伟笑道：“你是领导，嘿嘿，得给你面子。不过书记脑子转得真快，这件事我想了好几天才想明白，你才眼珠子一转就明白了。”

雷东宝笑道：“操你娘，马屁有你这么拍的，不怕肉麻死我。你还不如说我一早就比你英明，早就想到上一套电缆设备不上几套电线设备。”

红伟听了也哈哈地笑，笑了会儿，才道：“可不是，我想说的正是这些。那些别人很快能赶上的设备趁早卖了换现钱，赶紧扩大我们的拳头产品生产，早点占住市场。就学那个省电缆的样，他们老外啊，经验多。”

雷东宝点头：“你都说到这份上，我再傻也该想到这些。回头我把这些设备算算，看周围哪个小子顺眼，我们把设备优先转让给他们，正好腾出地来我们上新的，省得又填好好的粮田，心疼。”

但雷东宝说到这儿，忽然想到什么，伸手有点莽撞地一把封住红伟又想拍一句马屁的嘴，瞪着眼睛盯着墙壁深想。红伟将脸挪开，静静等在一边不语。等了会儿，听雷东宝问一句：“你知道谁家电线做得最好？”红伟忙道：“有，有两家，有次我们这儿电线不够，我跟他们拿的，拿出来的货色没比我们做得差。”

雷东宝笃笃地敲着桌面，又考虑了会儿，道：“红伟，我有个大计划，我看我

们以后电缆设备都别上了，直接再上铜设备。不过这是后话，现在该做的，你听着。那家做得好的小厂，你去跟他们谈。我这儿拆下来的设备给他们，以后就拿做出来的电线交给你卖，来抵设备款，你看他们肯不肯答应。如果他们抽不出第二套设备的流动资金，我们还有一个办法，我们这边提供他们原料，他们给我们加工，加工费抵设备款。你明白？”

红伟看住雷东宝，想了会儿，道：“书记，你的意思是我们怎么想办法，虽然把低级设备分离出去，可还是把那些产品通过其他办法抓在手里。雷霆公司现在专心做拳头产品，我的贸易公司则是做得大而全？”

“你也聪明，一点就透。我这么想，我们怎么想办法，把周围这些做电线的小厂都鼓动起来，挑质量好的，我们把我们登峰的品牌子让他们一起挂，挂登峰牌子的放到你的贸易公司下面一起卖。我们贸易公司有赚，他们也有赚，都得利。你看他们肯不肯答应。”

红伟道：“我跟他们去谈，看看他们什么想法，我随机应变。这是好主意，正好把我们不想做的利润薄的分出去，又不减登峰的产品系列。关键是……”红伟鬼鬼祟祟地笑两声，低声道，“登峰的品牌子我们从雷霆拿又不要钱，可赚来钱都归贸易公司。”

雷东宝笑道：“我没说，谁说让你白使登峰牌子了？”

红伟笑道：“登峰的品牌子不给我使，还给谁使？谁使都没我用得好。书记还有什么吩咐？”

雷东宝挥挥手让红伟回去，自己关上门想他的主意，他感觉刚才想出来的招数是个好主意，可似乎还可以完善。雷东宝天生一股子的霸气，管他的小雷家是理所当然，别家村子的他也想染指，最好把盘子做得越大越好。他早看周围野狗一样围着他雷霆跑的小电线厂不顺眼，早想大手把这些跟着他啃骨头的小厂收进囊中，可一直苦无对策。这些小厂又不开在小雷家村，他鞭长莫及。而刚刚想到的利益收编，或者可以把这些小厂都抓到他的囊中，听他统一指挥。他很想立刻跟着红伟去谈判，但是他知道自己脾气，他这人去谈判，很可能没几个拉锯下来就受不得对方磨叽，最后拔出拳头说话，很可能坏事，还不如让红伟这个精灵鬼去混。

雷东宝等着红伟反馈，自己则是叉着腰站到墙壁上挂的市区大地图面前。那地图上面用图钉标出周围电线小厂的地理分布，从地图上看，小厂就是围绕着雷

霆公司，放射性地散布于小雷家周围，享受着雷霆培养出的技术工人，享受着雷霆卖出去的铜棒，享受着被雷霆带出来的销售市场。雷东宝看着心想：“妈的，我怎能让他们白占了雷霆的好处。”

他想来想去，初步的想法，就是用红伟的贸易公司出面整合这些小杂毛。但一时想不到该怎么做最好，他是恨不得拿捆绳子出去，一个个地把这些杂毛捆到他手心来，可问题是人家不是软蛋啊。他想到，镇里不是在雷霆有股份吗？何不让镇里出面，先把镇里所属范围内的小电线厂拿下？他按兵不动，静候红伟回来汇报。

但等夜间，雷东宝一听红伟的汇报，立刻火冒三丈：“什么，给他们天大的好处，他们还不领情？”

红伟道：“我听着他们的顾虑也有一定道理。他们想到我们给包销的话，时间久了，他们得与买主失去联络。万一哪天我们这边翻脸，他们不就随便我们拿捏了吗？虽然他们客客气气说不敢麻烦雷霆，不好占雷霆便宜，但我看是他们不想也不敢把主动权交到我们手里，这是人之常情。”

“废话，什么人之为常情。这地方做电线本来都是揩我们的油发家，他们不听我们的还能有理？”

“话虽这么说，可我们也不能逼着他们听我们的啊。”

雷东宝黑着脸考虑了会儿，道：“我忍他们几天，等我想出办法再收拾他们。”

红伟有可无可地点点头，但没真往心里去，他认为这是雷东宝的场面话：“对了，有件事早上忘了说。我们的登峰牌子让周围小厂冒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都说雷老虎厉害，不敢明着用‘登峰’两个字，可什么‘澄峰’‘登锋’之类不小心就看错的名字不少，我上回找人骂上去过，可人说他们又没用‘登峰’，许我们叫张三，不许他们叫张二吗。书记你看想个什么办法阻止好。”

雷东宝恨道：“给他们正的他们不要，不给他们，他们使歪的。可惜我现在不能动拳头。”雷东宝不得想不到宋运辉每次来电时候苦口婆心提到的话，他现在还在服刑期内，不得轻举妄动。“红伟你真没办法？”

红伟摇头：“没有。去年你待里面的时候，我们给组织去镇工办学习什么修改后的《商标法》，上面老师说的这也能管那也能管，可真做起来，哪儿都管不住，谁管你‘澄峰’‘登锋’啊，我们还算是名气小的，人家中华鳖精一出来，

现在全国满地开花都是各式各样的鳖精，国家哪儿管得住？”

雷东宝奇道：“《商标法》？怎么说？”

红伟笑道：“这还真说不清，要不书记问问小三，他那天硬要跟着去听课的。”

小三是红伟的族人，他们史家人在小雷家属于少数民族，等红伟得势才抖起来。小三当年靠着红伟的关系拿到公费读大学的名额，是唯一读财会的男性，当年没少被人讥为娘娘腔，如今则理所当然是新人团中的一员。今天被红伟举贤不避亲，雷东宝立刻就想起这么一个人。这小三他印象深刻，做事干净利落，说话简明扼要，虽然眼下雷霆的财务经理被镇里派下来的老会计占着，小三只是普通一员，可雷东宝有事都习惯找小三。没想到小三是个好学上进的，连法律都懂。

等送走红伟，雷东宝就站到门口路上扯着嗓门大喊：“小三，小三，来我家，快。”

雷东宝几嗓子下来，小三没出来，小三爸飞快地推着车子从一条小路拐出来，老远就气喘吁吁地道：“书记，小三还在工地，我这就去找他，你稍等会儿。”

雷东宝应了声“去吧”，就旋回自家房门。韦春红大概是有空了，打电话来聊天，雷东宝三言两语就打发了，他不是个聊天的好手。

一会儿小三来，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本来白皙的一张脸因为最近跟着新人帮混工地，晒黑不少。虽然来得匆忙，但气定神闲，没他爹从家门出来就气喘吁吁的相势。雷东宝这回有意冷眼旁观，忽然感觉小三有些宋运辉的意思。他让小三坐下，还是小三拿起茶几边的热水瓶给雷东宝倒了水。这点就不像宋运辉了，宋运辉的谱儿一向大得很。

雷东宝的注视，害得小三进来时的气定神闲难以保持。雷东宝不为难他，道：“我们登峰电线的商标是怎么回事？”

小三奇怪雷东宝问他这个问题，就道：“我们这商标是自己说的，没去工商注册。意思就是，如果有人把登峰拿去用，法律不保护我们。如果别人抢先把登峰注册了，我们以后还不能再用登峰。”

雷东宝听了惊异，奇道：“我们用了那么多年都不算？市面上谁都知道登峰是我们家的啊。”

小三认真地道：“法律只认你注册没注册，没注册就不保护。”

“噢。”雷东宝点头，这话他还是第一次听说。不过他把这归因为当年镇里培训时候他坐牢，没法知道，“那么说，人家叫什么‘澄峰’电线‘登峰’电线的话，我们都没办法了？那赶紧去注册呗。”

小三道：“是的，得赶紧注册，不过听说注册得花一番功夫。没注册前人家想叫什么我们理论上是管不着的，他们就是明火执仗地叫登峰，我们也只能私下解决。”

雷东宝听着连连点头，道：“我明天把你抽出来，专门做商标注册的事。财务照做，忙不过来拿回家开夜工。然后你再告诉我，等我们注册后，我们该拿那些杂毛澄峰啊登峰啊怎么办。”

“要通过政府帮忙，通过法律手段，比较烦琐，还得看我们在政府那边说不说得上话。”

“噢。”雷东宝继续点头，小三这么说，比红伟说得可清楚多了，“你这么晚在工地干什么？”

小三没想到雷东宝下一句就把话题转开，愣了一下才道：“帮他们看着进程，随时修改计划，免得各方配合不上。”

“那不是调度吗？”

“是啊。我心细，他们相信我。”

雷东宝又是点头，鼓着嘴看了小三会儿，道：“原来是你在调度。”这回新人出手，大家，尤其是正明，都在等着看新人们手忙脚乱的好戏，可那好戏不多，有也是客观原因造就，而非新人们的责任。原来是这个小三背后在做调度，看不出来，平时都看他待在财务室，不知道他还混调度。“你懂工程？”

小三被雷东宝的牛眼盯得背脊直冒冷汗，硬撑着一口精气，道：“不懂。不过我管了几年财务，为了合理调度现金，不让钱少的时候跳脚、钱多的时候睡银行，我一般都核计着厂里的生产计划调度资金。多算算好像也摸出点门道来，工程也差不多，只要环环相扣，查仔细点，一个环节都不让落下就不会错。”

雷东宝其实一向挺讨厌小三说话不紧不慢、娘娘腔的调子，可今天听小三说话却很喜欢。小三说的计划，以前宋运萍做过，宋运萍也是个细心的，几乎是一个月前就能给雷东宝一个计划表，让雷东宝照着用钱。雷东宝肯对宋运萍百依百顺，那时财务风调雨顺。他有些想知道小三究竟做了些什么，就道：“你说的财务计划，放哪儿？我看看。”

小三一下慌了：“我这是自己做给自己看的，书记你别当真。”

“去，拿来给我看。”雷东宝一声令下，小三拔腿就出去，骑着他爸的自行车赶赴财务室取资料。雷东宝看着小三出去的方向，心想，以前他有个土根当助手，很多小事不用操心，不知道这个小三如何，能不能考察下来做他助手。

小三很快就拿着资料回来，有些扭扭捏捏地交给雷东宝。雷东宝虽然粗，可对钱进钱出却是清楚得很，拿来小三的表格一看，就知道这表格有货。表格中把雷霆一个月的管理支出都作为一个附表，然后分别按日期列入总表中。又按照生产计划列出付款和收款可能，再一列，对照着的则是银行存款，基本上能做到两三天之内不让现金躺银行睡大觉。当然，计划没有变化快，生产任务随时得调整，应收应付也得随时做出调整，雷东宝看到小三的表格右边留出足足的备注一备注二备注三等项，这个月的前几天已经做了好几次调整，调整是整体性的，这儿提一些那儿拉一些，到最后还是能保证银行里的资金平衡。

雷东宝知道，像小三这样一个头顶起码有二十个人只要一句指令就能彻底打破其预算计划的小人物，还能被他突击检查就拿出可供参考的资金预算表，那得有很不错的耐心和毅力，还有很不错的细心和专心。雷东宝心里更是喜欢，但是嘴上没说，将资料交还小三，又歪着头盯着小三看，心说这样一个人，放在财务室里做个小财务，是不是太伤料。小三不知道自己做的预算表单雷东宝看了心里怎么想，他在雷东宝脸上眼里都看不出端倪，只好坐在沙发角落满心忐忑，这时候他一贯的气定神闲更维持不住了。

雷东宝这时手里已经有很多卒子可用，不像过去，捡到箩里都是花，看到只要有些能耐就大胆提拔，他现在对新手也开始挑三拣四，除了技术人员依然缺乏。他盯着小三想半天，道：“你回去给我想好，注册商标后对我有什么好处，注册后我可以怎样打击那些冒充登峰的人，打击后我可以怎样把他们收编给我雷霆用。”

小三一听，立刻道：“前面两条我想得出，后面一条我没办法，书记。”

雷东宝却反而一笑，道：“挺实在。行，去吧，别去工地了，给我想商标的事。”

但是小三走后，雷东宝一个电话挂到宋运辉那儿，就把商标的事全搞懂了，不用小三明天翻看资料后说明。雷东宝又把想收编周围小厂的打算与宋运辉一说，宋运辉笑道：“这有什么难的，你现在是县里的利税大户，你只要打着李鬼影

响你李逵经营的旗帜要求县里打击假冒注册商标，关停整顿那些小厂，几番折腾下来，他们还不乖乖自己投到你门下寻求联营。大哥，你一定要记住，你要依靠政策，依靠政府，不能当孤胆英雄。但之前，你得设法抓住一个典型，抓住一两家小厂的劣质产品大做文章，制造影响，影响做得越大越好，然后才能让坐机关的人听到你的声音。”

“太不要脸了吧。”雷东宝听了心里亮堂，可嘴里却冲口而出，因为心里还是觉得宋运辉说的办法充满阴谋诡计，不过他能接受，他心说现在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怕宋运辉听了脸上挂不住，忙道，“好主意，我拉下脸去做。就是又得跑县政府，我想到这个就头大。他们还恨我。”

宋运辉道：“明天上班我给你一份传真，你跟着上面的人找去县里，我会给你打好招呼。你撇开低级设备低级产品的主意不错，很不错，从理论上说，这是提高利润率的最好办法。整合那些小工厂挂你登峰牌子的主意也很好，假手外力扩大自己实力和规模，还可以坐享一份便宜利润，很不错，对我也是个启示。你这事先别拿出计划来，我找人咨询一下，看看国外有没有类似成熟经验，我记得有。你别心急啊，别弄得跟过去联营厂似的，最后搞砸自己牌子。”

雷东宝听了惊讶：“真对你有用？你那么大厂还要到我这儿取经？”

宋运辉笑道：“你这人有超常的直觉，过去的经历表明，你的直觉常常走在社会变革前面。我以前看到资料里有说，美国有些大公司自己没有生产厂家……慢着慢着，我也不是最说得清，还是去请教一下别人。你今天倒是有空？”

“是啊，我总不能每天都跟客户喝得烂醉吧，反正客户都是我铁哥们儿了，一顿不喝也没啥。你怎么也有空，没去找陶医生谈对象？你们俩到底发展了没有？”

宋运辉笑道：“没发展，我忙。”

“你再忙也不能不管个人大事啊，你这是借口，你一定想着你那个女学生。春红说陶医生比女学生好，说陶医生家里家外一把抓，女学生一看就是个娇气的。我看女学生比陶医生好，你们感情好，女学生又是没结过婚的，一手，对你一心一意。”

宋运辉听着好笑：“你们两个闲得慌，拿我嚼舌头。挂了。”他不想跟雷东宝解释感情问题，那无法说清。

雷东宝才不会纠缠于宋运辉的私情，他更兴奋于宋运辉刚才提到的两件事，

首先他小雷家的生产渐渐恢复正常，对呀，登峰又开始向县利税大户挺进，他确实应该据此在县里有所作为，他已经远离权力太久了，他是多么怀念当年跟着陈平原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日子；其次是宋运辉答应帮他引见，这太重要了。因上回入狱，他与县政府断绝联系，彼此隔阂颇深。因此，再回县政府，他需要一个突破口。雷东宝很是期待，他现在是如此地热衷于来自上面的青睐，失去之后才知可贵。

第二天，小三在众目睽睽之下，拿着有关《商标法》的报告来到雷东宝办公室。虽然雷东宝已经清楚小三要说的的是什么，虽然小三说的没有新意，而且雷东宝甚至已经从宋运辉那儿得来解决办法，可雷东宝还是耐心听小三讲述。雷东宝听着小三说得八九不离十，政策方面的问题有些还比宋运辉说得详细，心里比较满意，当即封小三为他的秘书，从财务部脱离出来。

小三被搞得挺没意思，昨晚雷东宝惊天动地一喊，喊得大家都知道雷东宝找他，都以为有什么好事降临到他头上，没想到竟是让他当秘书。女孩子才当秘书呢，他以前读个财会都已经被人家笑话娘娘腔，再当秘书算是什么事儿。他心中顿时生出一些离别意。但是雷东宝却要他立刻去财务办移交手续，又要他立刻开始注册商标，然后还要他去办事儿的时候去红伟的公司，到红伟的公司也挂了个职。

小三做得怨声载道，还得承受同伴们的嘲笑。原来是会计，多要紧的职位，上上下下的人走进财务室都对他客客气气，而如今却成了秘书，如此可有可无的位置。虽然他的办公桌给搬到雷东宝的办公室，可那更麻烦，每天得被雷东宝管着，一点自由都没有。走进走出雷东宝办公室的人又都是大佬，谁高兴了都可以在他头上摸一把，因为他最小。而且他还不知道秘书该做什么工作，雷东宝除了让他做注册商标的事和继续做资金预算，其他都没布置，让他自己见机行事。小三坐在雷东宝的办公室里，看着人进人出，电话不断，被烦得没法做事，即使安静下来的时候，身边有雷东宝在，他也浑身不自在，精神没法集中。每天上班最快乐的事就变成出去机关办事了。

雷东宝一看，这倒是一件好事，他这儿拿得出手的文化人少，以往去机关办事，资料方面老是丢三落四，经常他已经跟上面的主管领导联系好，他小雷家的办事员却跑好几趟都没完，气得那边主管领导打电话追骂。现在终于来了个都不用他事先打招呼，自己能把资料准备齐全，而且还能知道怎么办，办不成才找他雷东宝出马的人。阴差阳错间，小三挂着秘书的名儿，却做起办公室的事儿。没多久，雷

东宝越看越中意，就把原来的办公室主任削了，换成小三，人称小三经理。

小三跑多了机关，长多了窍，针对雷东宝给他的宋运辉的主意，他想了又想，又找在机关的校友商量，还找在日报社工作的同村人商量，拿出具体措施。报告递交给雷东宝的时候，雷东宝懒得看，要小三演说。小三无奈，他是在雷东宝积威下长大，现在跑机关跟跑自家门似的，唯独看见雷东宝心里犯怵，可也只能说。雷东宝听来，越发觉得小三像宋运辉，事事都有算计，环环都能相扣，只是气势上缩手缩脚，可见是没干多实事的缘由。雷东宝稍作修改，改得符合他的风格了，让小三布置下去，开始实施。

此时，人们看着小三的脸白眼镜，都觉得小三不再是娘娘腔，而是白面军师的模样。

19

周六傍晚，在上海出差的宋运辉在同事惊异的目光中独自打车出门。同事的惊异在于，宋运辉出差行程一向都安排得密不透风，可他这回一早就让留出周六和周日时间不许安排，而且，同事们看到，宋运辉从外面回来后。特意冲洗一身热汗，又换上干净纯白短袖和浅灰长裤才走，离开时候，眉梢眼角都是笑意。尤其是他的秘书最惊讶，连秘书都不知道他去做什么、见谁。

宋运辉基本上是掐着时间去梁思申的别墅，因为梁思申白天在临时办公室上班，别墅没人。没想到在别墅大门口下车，门口保安不让进去，说这家主人有令，不招呼男人。宋运辉有些哭笑不得，不知道精灵古怪的梁思申为什么想出这样的条令。但他做了那么几年官，身上有自然流露的气势，拿出名片与保安稍微交涉，保安还是犹犹豫豫地把他放进门了，还周到地给他指了路。

天色还没暗下来，宋运辉很容易就找到梁思申那与众不同的别墅，这时别墅已经灯火辉煌，而且似乎还比其他家璀璨了一些。宋运辉用他专业的眼睛仔细辨认一下，不是他的判断出问题，而是梁家的灯光布置有异。那么，梁思申就在家了吧？宋运辉还是第一次在非公共场合会见梁思申，一时心情非常激动，走上台阶时候，心里一直在想，梁思申会穿什么，她说的晚上她会安排，她自己布置的家究竟什么模样？

没想到开门的是个面色淡黑的东南亚女子。宋运辉随菲佣小王进去，就看到梁思申的外公盘踞在一张古色古香的床榻上，床榻周围簇拥着漂亮而茂密的耐阴植物，枝枝蔓蔓地垂挂在穿着秋香色丝绸长袖中装的外公身边。外公看到宋运辉就笑道：“你英语还真不错，来，请这儿坐，先吃些小点心。我有些问题要请教你这个中国企业家。”

宋运辉挺不习惯这样风雅的环境。老徐家虽然也是到处古家具，可看上去没梁家的闲适。他找一把黑魆魆的太师椅坐下，立刻赢得外公一声喝彩：“好眼光，你挑的椅子正是我最中意的，我闲时不歪罗汉床的时候，最喜欢靠这两把太师椅上看书，这可是我上月才拿珍藏多年的一块田黄一块芙蓉三顾茅庐换来的。呵呵，光顾着说话，你尝尝小点心，我专门请一个点心师傅做的，拍思申马屁。”

老头子滔滔不绝，宋运辉都没法插嘴，只好闷声吃点心。他挑了块小巧雪白的点心一尝，清爽的薄荷味，让刚从闷热外面走进来的人浑身一爽。他从小艰苦，长大以后虽然见多识广，甚至吃到海外，可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精美细致的点心。他对于吃喝一向不讲究，且是个自我节制的人，美食于他可有可无，可这块小点心却让他食欲大开，一块之后立刻又毫不客气地来了第二块。

外公看着笑道：“好，你也爱吃，只有思申跟我对干，说里面有mint不好吃。这丫头，我说东她偏说西，她一说来上海办事，我特意请了两个女佣伺候她，她还嫌我，气得我真想搬出去住……”

“是啊，若不是看我孤单没人照料，您老早自个儿风流快活去了。咦，Mr.Song，你来得真早，对不起，我塞车了，我又不熟悉路，不敢绕小路转出来。Mr.Song等我会儿，我把上班打仗的铠甲去换了。”

“去吧。”宋运辉转身看去，见梁思申一丝不苟的职业装，果真是铠甲的感觉，不由会心一笑。

外公冷眼旁观，可嘴里却一点不闲着，只给宋运辉说两个字的机会，不再多给。“你看看，小宋，我现在就是寄人篱下。没办法啦，我年纪大了，八十多啦。虽然法律只规定小孩子是无行为能力人，可大家全都拿我这种七老八十的人当作实际无行为能力人，家里要是没人给我撑腰，不知道多少人欺负上来，就是一个小姑娘撑腰也是好的。我现在什么都求着思申，就是买一个大院子，也得等思申有工夫陪我去谈，不然不敢去。你看，所以我只能拍她马屁，好吃好玩哄着她。你要看看吗，我的院子可好了，老法租界的，墙高院深，看进去全是味